

# 樂曲介紹

## 唐璜，作品二十

理察·史特勞斯（一八六四至一九四九）

理察·史特勞斯作曲家的地位可算是相當輝煌，在他有生之年，已臻鼎鼎大名的級數。然而他作為指揮家的地位，並非那麼一帆風順。他相繼跟柏林愛樂樂團與維也納愛樂樂團緊密合作，當中與柏林樂師們的關係，就經歷了不少波折。史特勞斯曾努力希望求得指揮一職。於一八九〇年，柏林愛樂樂團的首任指揮布洛曾經拒絕史特勞斯親自指揮首演其作品《唐璜》。其後於一八九四年三月布洛因病重而無法登台，史特勞斯藉此獲得指揮柏林愛樂樂團的黃金機會。可惜，在一八九四至九五的樂季中的十個音樂會之後，史特勞斯受到樂評界猛烈的批評，以致他執棒柏林愛樂樂團的機會逐漸減少，其後於一九一九年移居維也納。

縱使如此，柏林愛樂樂團與其歷代的首席指揮，繼續不遺餘力推廣史特勞斯的音樂。指揮佛特溫格勒就早於一九一七年，與樂團首次合作音樂會中演奏了《唐璜》這首作品。比較近年的指揮阿巴度，從一九九〇至二〇〇二年間任柏林愛樂樂團的首席指揮，在柏林引進了除夕音樂會的傳統。他在一九九二年就選定了一個全史特勞斯音樂的晚上，突顯了史特勞斯另一面的創作，節目也包括了《唐璜》這首樂曲。

這首標題音樂出版樂譜的首頁，附上了尼古拉斯·寧那奧一首同名詩的節錄。詩中所述那份「鼓動着年青的脈膊，奔馳嚮往嶄新境界」的熱情，充份表現於樂曲開首的英雄式主題、活力澎湃的小提琴和洪亮的圓號當中。這個使人血脈沸騰，又極富電影感的樂段，由充滿愛意的獨奏小提琴主題，並由謐靜的雙簧管及巴松管主題緊接着。平靜的氣氛沒有維持很久，再次被圓號的樂句喚醒過來。這個被稱為「唐璜主題」的主題，充滿了熱情和憧憬。愛情的回憶，匆匆在主角唐璜的腦海中閃過，驀然回首，所有的勝利似乎都是徒然的。一場決鬥中，唐璜放棄了自己的生命。在音詩最後的尾聲，大家可以留意聆聽戲劇性的輝煌過後，着墨於完全靜止的空間感，帶出一種虛空失落的感覺。

## G大調鋼琴協奏曲

拉威爾（一八七五至一九三七）

明朗的快板

甚慢板

急板

一次由牛津到倫敦火車上的旅程途中，法國作曲家拉威爾得到了創作靈感，寫下了他的《G大調鋼琴協奏曲》當中的主題。在完成作品的過程中，他一直希望親自演奏這首鋼琴協奏曲的獨奏部，並計劃作世界巡迴演出。然而，礙於他的健康日益衰退，他把獨奏的任務交予鋼琴家瑪瑰烈·朗格，而且把作品題獻給這位女鋼琴家。樂曲於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四日由拉威爾親自指揮，於巴黎普蕾亞音樂廳首演。對於協奏曲中的獨奏部份，鋼琴家瑪瑰烈·朗格曾經這樣說：「這是一首極難演奏的作品，特別是第二樂章，完全沒有可以稍為停歇的段落。我曾經向拉威爾表示，在第一樂章充滿狂想和光輝的管弦樂配器之後，要在整個慢板樂章緩慢流動的樂句中，單獨由鋼琴撐着如歌一般的旋律，使我感到非常緊張。」

第一樂章〈明朗的快板〉在敲擊樂器樂鞭和軍鼓聲中，使人驚訝地展開。精神抖擻的主題，先後交予短笛、小號和弦樂奏出。它繼續以富有爵士樂元素的色彩性發展下去，使人聯想到另一位美國作曲家蓋爾文，兩位作曲家於一九二八年曾相遇。鋼琴奏出一個稍為有藍調色彩及取材於巴斯克音樂的主題，緊接下來是一段富有爵士樂風格的段落，逐漸演變成為一個略帶拉赫曼尼諾夫影子的浪漫主題。樂章深情的核心部份，聚焦更多迷人的效果，包括運用於管弦樂及鋼琴部份的複調手法，還有以鋼琴的持續顫音來模仿鋸琴音色。

在〈甚慢板〉樂章，獨奏鋼琴呈現一個被鋼琴家瑪瑰烈·朗格形容為「其中一闕源自內心而寫出的最感人的旋律」。作曲家讓我們以為樂曲開首的左手部份，節奏上是三拍子的兩個小節，但這其實只是一個十分緩慢的單獨小節。而右手旋律部份則持續以三拍進行，兩手之間三對二節奏造成的錯落，巧妙地構成和聲張力和流動力。沉醉於懷緬與夢幻當中，樂曲中段不協和的和聲消散，主題重現，由英國管娓娓地奏出。樂章在鋼琴溫柔的顫音中逐漸消失。

拉威爾以傳統古典協奏曲的快—慢—快曲式構成全首作品，在奏鳴曲式的首樂章，內斂含蓄如間奏般的次樂章之後，終樂章〈急板〉就爆發出戲劇性及炫技性的火花。鋼琴以觸技曲一般的句型，與小號嘹亮奏起的進場短曲，和爵士樂風的單簧管進行激烈的對答。

## E小調第四交響曲，作品九十八

布拉姆斯（一八三三至一八九七）

不太快的快板

中庸的行板

詼諧的快板

活力而熱情的快板

柏林愛樂樂團演繹布拉姆斯的傳統，早於一八八七年、由他們最早期的首席指揮布洛展開。他不但是布拉姆斯的友人，更是他在音樂上的盟友。在布拉姆斯的作品當中，《E小調第四交響曲，作品九十八》一直以來佔據了柏林愛樂樂團演奏曲目中特殊的地位。指揮如佛特溫格勒、卡拉揚等截然不同的演繹風格，加上與樂團緊密的合作，是結晶出獨一無二的柏林之音的關鍵。很多人認為聆聽《第四交響曲》時，從開始的旋律中呈現的一收一放，就能夠參透出不同演繹的獨特性之端倪。

悠揚而富歌唱性的第一主題，以每兩個音的旋律組成，分別是上行和下行的三度，或以八度轉位後成為的六度音程。第二主題由大提琴奏出，其後木管樂器以大調帶出第三個樂思。再現部展開的時候，第一主題的首兩個樂句被刻意地拉長，托出木管樂凋零的八度，是樂章最為肅穆的一刻。

圓號再一次以三度的音程展現第二樂章的主題，聯同緊接着光輝的大提琴主題，它們都是從首樂章第一主題中上行和下行三度的動機發展出來。圓號亦主奏出樂章的結尾，特別是運用了比古典風格更古老的費里吉安調式。

有別於一般的諧謔曲，第三樂章是個疾速而勇猛奔放的樂章。管弦樂團中加入了短笛、低音巴松管和三角的色彩。到了終章，更加上三支長號。首八個小節以深沉的音色，吹奏出宣敘性的主題。終章可以說是四個樂章中風格最古老的樂章，是一個長篇的帕撒卡利亞，即是以一個固定低音寫作的一系列變奏曲。每個變奏都十分簡短，低音的線條保存得頗為明顯。寧靜的中段，優美的長笛獨奏把樂曲帶到大調調式，帶來轉瞬即逝的平靜。三支長號重現宣敘性的主題，如同不能逃避的命運一般，引領樂曲走進深淵。這是交響曲樂章以小調告終其中最陰暗的一個例子。